

赵俪生文集

第五卷

- 赵俪生学术自传
- 篱槿堂自序（我的回忆录）
- 杂诗丛残
- 序跋书评
- 师友回忆

兰州大学出版社

乃正题



兰州大学出版社



褚德生文集

第五卷

陳大為序



● 赵俪生学术自传

● 箸槿堂自序（我的回忆录）

● 杂诗丛残

● 序跋书评

● 师友回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俪生文集·第5卷/赵俪生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4

ISBN 7-311-01966-4

I. 赵… II. 赵… III. ①赵俪生一文集②赵俪生
一生平事迹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254 号

赵 俪 生 文 集

第五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7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4

字数:421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311-01966-4/Z·29

定价:平装 180.00 元
精装 240.00 元
(共六卷)

PDG

目 录

赵俪生学术自传

第一章/身世	(1)
第二章/学历	(6)
第三章/师承	(21)
第四章/研究重点(一)	(35)
第五章/研究重点(二)	(49)
附一/自传	(58)
附二/自撰学术年表	(66)

篱槿堂自叙(我的回忆录)

第一章/乡土和身世	(81)
第一节 乡土	(81)
第二节 身世	(83)
第二章/小学和初中	(88)
第三节 小学	(88)
第四节 初中	(92)

第三章/高中阶段	(97)
第五节 浪花文艺社	(97)
第六节 对数学的追补	(99)
第七节 翻译	(102)
第四章/大学	(104)
第八节 考大学	(104)
第九节 清华大学(一)	(107)
第十节 清华大学(二)	(113)
第十一节 一二·九学生运动	(117)
第五章/抗战(一)	(122)
第十二节 太原	(122)
第十三节 长沙	(125)
第十四节 离石	(129)
第十五节 柳林和王老婆山	(133)
第六章/抗战(二)	(137)
第十六节 延安道上	(137)
第十七节 在西安	(141)
第十八节 中条山下(一)	(143)
第十九节 中条山下(二)	(148)
第七章/抗战(三)	(153)
第廿节 乾州中学	(153)
第廿一节 西安高中·扶轮中学	(158)
第廿二节 雍兴工业职业学校	(163)
第八章/从中原到华北	(174)
第廿三节 河南大学	(174)
第廿四节 开封攻城战	(176)
第廿五节 从中原到华北(一)	(179)
第廿六节 从中原到华北(二)	(182)
第廿七节 从中原到华北(三)	(185)

第廿八节 从中原到华北(四)	(188)
第九章/在华北大学	(191)
第廿九节 正定	(191)
第卅节 华北大学	(193)
第卅一节 第四部	(195)
第卅二节 “逃情况”	(198)
第卅三节 跟成仿吾的冲突	(201)
第十章/在济南	(204)
第卅四节 济南市委和市政府	(204)
第卅五节 王献唐先生	(206)
第十一章/去北京	(212)
第卅六节 东厂胡同二号	(212)
第卅七节 我跟郭沫若的冲突	(214)
第卅八节 艾思奇对我的救助	(217)
第十二章/去东北	(219)
第卅九节 东北师大	(219)
第四十节 智建中同志	(222)
第十三章/青岛山东大学(一)	(226)
第四十一节 三校合并	(226)
第四十二节 华岗校长	(228)
第十四章/青岛山东大学(二)	(234)
第四十三节 看京戏	(234)
第四十四节 买字画	(238)
第十五章/“另册”一案的全部过程	(241)
第四十五节 57年的鸣放	(241)
第四十六节 由青岛迁兰州	(243)
第四十七节 滕景禄其人其事	(246)
第四十八节 “起解”和“回解”	(248)

游美日记	(252)
附/我与俪生走过的路	高昭一(282)

杂诗从残

第一丛/白话新诗(五首)	(319)
第二丛/西和炼铁杂诗(十六首)	(327)
第三丛/山丹下放杂诗(二十首)	(331)
第四丛/'61—'62 间杂诗(十二首)	(337)
第五丛/'63—'66 间杂诗(十二首)	(340)
第六丛/退职以后杂诗(十一首)	(345)

序跋书评

《史学新探》付印题记	(351)
《寄陇居论文集》自序	(353)
《学海暮骋》自序一	(355)
《学海暮骋》自序二	(358)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	(360)
《中国通史史论辞典》序言	(364)
《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序	(367)
高昭一《回首忆当年》序	(370)
王劲著《邓宝珊传》读后	(372)
程兆生《金城漫话》序	(374)
陈连庆《中国古代史研究》序	(376)
春波和我 ——《古史钩沉》代序	(380)
《河陇史地考述》序	(383)

《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序	(385)
《徐夜佚诗辑录》序	(387)
《西北灾荒史》序	(390)
《溢法研究》推荐书	(392)
《北凉译经论》序	(394)
《甘肃历史名人画传》序	(396)
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粹》序	(397)
吕绍纲《庚辰存稿》序	(399)
《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集》序	(401)
《二妙轩文集》序	(404)
《刘克训画选》序	(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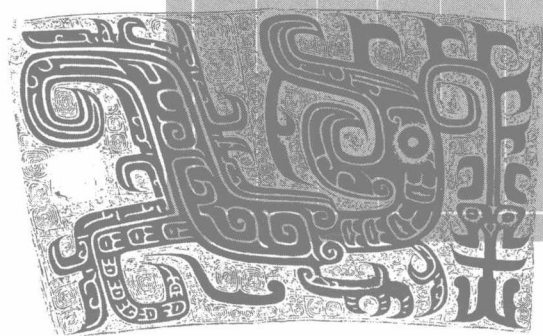
师友回忆

混着血丝的记忆

- 悼念闻一多先生
- 谨评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
- 兼论新中国文献学所可能预期的水平
- 忆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
- 附/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
- 回忆张恒寿先生
- 回忆江隆基校长
- 一个既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
- 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
- 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
- 从铮园到绿杨邨,再回到铮园
- 记我与徐中舒先生的几次接触

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	
——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467)
由一个人的死引起的政治风波	
——回忆丁山先生	(474)
明史专家王崇武逝世四十周年祭	(477)
怀念任访秋先生	(482)
也怀孟超	(485)
水天同先生五年祭	(490)
记王瑶与冯契	(493)
宛在的音容	(498)
记蒋蕪华君轶事	(501)
记赵正楹君轶事	(504)
记丁则良君遗事	(507)
我对牛维鼎同志的回忆	(509)
记我所结识过的安丘当代人物	(511)
死三人记	(518)

赵
俪
生
学
术
自
传



第一章 身世

这本小册子既以“学术自传”为名，意思是有关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事要较少涉及。但当真正动笔的时候一想，“树从根脚起，水从源处流”，不说一点身世仿佛就无从说起似的。当然，我懂得要尽量少占篇幅。

我出生在山东省偏东偏南的一片平原之上。假如沂蒙山是山东省的一条脊梁骨的话，那么我的老家就在沂蒙山的东尽头处。水流以脊骨为界，向南流的有沂水和沭水，向北流的有潍水、潞水、淄水和胶莱河。在潍水的支流浞水之滨，就座落着我的故乡——景芝镇，它坐落在诸（城）、安（丘）、高（密）、胶（州）四县间几乎等距离的方位上。

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着，景芝是明清之际山东的四大镇之一。四镇之中，三镇在今淄博（颜神镇即今博山；张店镇即今淄博市具体所在地；周村镇在淄博以西处），独景芝镇偏东些。淄博以陶瓷工业和琉璃业、大丝绸业著名，而景芝的专业是酿酒。

论籍贯，那么我母亲郭家的籍贯是诸城，我父亲赵家的籍贯是安丘，而小时候村里有人纳钱粮，则主要到高密。这就是说，人丁户籍在安丘，田亩册子在高密。这一带，是苏东坡所说的“桑麻之野”。郑板桥诗云：“过尽青山是潍县，过了潍县又青山。”我十岁以前对“山”的概念是抽象的。这里盛产烟叶、高粱、大豆（指黄豆，不

是蚕豆)。所以,高粱酒、豆油、豆饼(土称“麻山”,是牲口的精饲料,肥田的上好肥料)是景芝镇的三大出品。据传说乾隆和乾隆以前,胶州麻湾港口经常靠泊着 300 只风船,专门运送白干酒、豆油和豆饼到海州,甚至远到扬州。

我们赵家是元末明初自河北枣强迁来,是打铁户。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以酿酒、榨油起家,就成了商人大地主。咸丰年间,捻军打到我们那里,据传说捻军司令任柱(任化邦)和镇压捻军的淮军大将刘铭传,都曾驻扎在我们村里。经过这一场战乱,商业手工业相对说衰落了。当时兴起一场由团练头子带头倡议修土圩子的潮流,大商人地主就自然而然向恶霸地主转化,这些人的后代在土地改革中被乱棍打死的就比较多。

说文风,我们这一带的文风,在北方说,还说得上是盛的。记得章太炎说,他从苏州动身去北京,过了长江就感到荒凉,过了淮河就荒凉更甚,只有从济南往东看去,仿佛还有点文化人的踪影。我们这里,是秦汉定郡县时候的北海郡与琅琊郡衔接的地方。先秦两汉的文化人物,如晏婴、公冶长、郑玄、管宁等就不多说了,以清朝论,安丘就出过大文章家张贞、大诗词家曹贞吉,大文字学家王筠,以及理学家刘源淶。诸城出了不少大官吏,如刘统勋、刘墉、窦光鼐,更有很多诗人,其中以明清之际的丁耀亢(野鹤)最谑浪有文采。这些人,我们一方面把他们看作个人,尊重他们各自的文化造诣;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更重视他们在历史上、在乡里间所共同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对后世不能说没有起作用。

关于我双亲的家门,在这里也不能不报一报。我母亲是位终生的文盲,平生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以坚毅给儿女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她的父亲和伯父,都有举人学衔,书法皆佳,伯外祖写孙过庭,亲外祖写颜真卿转写何绍基。昆仲均未上公车,以教家馆为业。据说我外祖教出来的进士很不少。我父亲是位有点“少爷”气

的人,因为他祖父(我的曾祖)是云南镇南州知州、昭通府知府,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举人,内阁中书。他考中秀才,补了廪生,科举就停废了。据说当时到日本留学有定额,县里衙役哀求大家踊跃前往,我的四位叔父都报了名,只父亲听说大洋中的水色不是蓝的而是黑的,拒绝前往。他平生喜欢填词,我的一位族伯也喜欢填词,两个路数截然不同,族伯走南宋吴梦窗、周草窗的路子,斫造气味较浓厚,而诗情诗意淡薄,往往全篇雕琢而成。我父亲走北宋周邦彦的路子,诗情诗意充沛些,但生活的深度、厚度上稍稍逊色。族伯是我外祖的学生,家有土地 30 顷(3000 亩),后来成进士。我父穷途潦倒,刚 52 岁就故去了。但由于外祖父在族伯家设馆,我父前往随学,外祖赏识了父亲的才和貌,就把自己大女儿许配了。我祖父和父亲也善书写,他父子二人全写欧阳询,近乎“馆阁体”,外加一点赵子昂,这是很多清朝人走惯的路子。

我是我父母的第 11 胎孩子,我出生时母亲已 41 岁,父亲也 38 岁了。我上边的除夭折的之外,全是姐姐。自我记事时起,我父母自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 100 亩土地已典卖净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我家乡调查,确实证明我不具备“地主”成分。由于我 10 岁以后就跟随母亲、姐姐到青岛去过贫民生活,所以历来填的表在“成分”一栏中一直填写“城市贫民”,简作“城贫”。

第二章 学 历

一说到学历,自必想到小学、中学、大学。除此之外,还有作为辅助条件的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但还有一层意思,即一方面我们要回忆当时接受这些教育时候的情节,另一方面还要说出50年后、60年后的一些反思。后者较之前者,似乎更为重要,因为通过反思,可以把当时教育的效果的各方面,反映出来。

小学这个阶段,在我个人看来,似乎是每个人必不可缺少的,但又似乎对终身影响不大的。这一点上,许多初等教育学家可以驳斥我。而我的理由是,一个人的定型期,其主要铸造期,是在中学,特别是高中,这时一个人已是十五六或十七八岁的时候了。在我们中国,似乎只有这个年龄,才是接受铸造,并且自我铸造的最佳时期。在我的感觉上,小学只不过是“顺大流”的时候。古歌中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我在小学时期不过是“不识不知,顺校之则”而已。

初等小学,四年,我只上了三年,跳了一班,这也许是由于所谓幼稚期的智慧吧。那是在本村里。这个学校的正名叫“景芝东村私立育才小学”,还受到过黎元洪大总统的金匾嘉奖。记得学校分三个院。最东院是以我曾祖为首的分支祠堂,院中有一古柏,挂一口钟,开学时将神主和主楼收拾到另外房间里,由师生上课。换言之,由祭祀祖先和教育后代两方轮换使用。中院和西院,各是两家远房叔祖的账房兼客房,也暂借出来供上课使用。东院是高小,学

生有的已近 20 岁,够做我的叔叔了。中院是初小男生班,西院是初小女生班,我就被编制在女生班,班中不是我的姑姑,便是我的姐姐。

记得这个院特别雅致,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这棵海棠树所结的海棠果,自然我们也摘来吃,但我们最爱的是它的花。在我们幼小的感受里,它是最美的花了,非常艳丽,比杏花、桃花美得多。在它底下玩耍或者背书,兴致和效率特别好。我这个时代,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念的是:“人、手、足、刀、尺、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天地日月,父母男女,红、黄、蓝、白、黑。”比我们晚一辈的,又念“大狗叫,小狗跳”了。这些不同的启蒙课本,到底哪个好一点,哪个差一点,我到老来都说不清楚。只记得四年级学《地理》课,老师叫每人画一幅分省简略,我分配到的是贵州。记得家里贫穷异常,自习不但没有自习间,连桌凳都没有,只拿一只破杌子当桌,小板凳楂儿当凳,在院子里面。事隔数十年,学习条件之艰难早已抛掷到脑后去了,而贵州地理在头脑中比较清晰,有一条乌江,这一条是死死记住的了。60 岁前后亲到贵州,亲临乌江渡时,心中还油然记起儿童时画乌江的事。所谓“基础教育”,大概就指这些了。

高小就比初小复杂得多。这座学校已不在本村,而是在景芝镇上了,距家三里之遥。它的全名叫“安丘县立第八模范小学”。门口影壁上挂两块牌,一曰“学校重地”,二曰“闲人免进”,还画有交叉的五色旗,有点高高在上,关门主义的气息。同学们大都在街上有铺子,午饭各到店铺里吃;我家没有店铺,只好早晨离家时由母亲炒一个鸡蛋卷两卷饼带在书包里,中午由老师灶上的厨工老宫给夹带在老师的笼里溜熟了吃。一年四季,春秋二季自然好过,夏冬二季就有困难,夏季有雷,有很大很大的霹雳炸雷;冬季雪很厚,小河上的冰不踏过不去,踏吧有时将冰踏烂,棉鞋会落水飘流,自己只好穿灌满雪水的棉袜上一天学回家。大学生欺侮小学生、